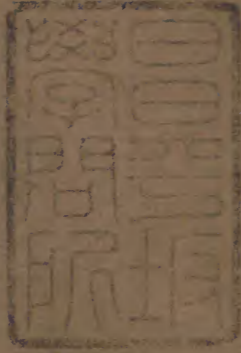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十一



漢書門			
二	四	九	類
一	三	〇	號
〇	〇	〇	函
〇	〇	〇	架
〇	〇	〇	冊

內閣文庫			
无	三	〇	漢
七	四	〇	書
〇	九	〇	類
〇	〇	〇	號
〇	〇	〇	冊
〇	〇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9)		
函號	297	145	

九



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淺草文庫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宋紀

孝武

初劭之謀逆也夜召東宮官問以濟否袁淑曰何患
不克但不為天地所容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床
行至四更乃寢明旦劭帥兵入宮急召淑淑眠不起
劭停車催之淑徐起既至劭使登車又不上劭遂殺
之及帝即位贈淑太尉謚忠獻

異哉袁淑之爲人也。親聞逆謀，諫而不聽。幸被引出，曷不歸上發覺言之。乃還省繞床，四更乃寢。其何所思耶。抑有可疑耶。抑懼禍耶。抑亦有可從耶。比劭呼之，堅臥不起。將以立異邪。旣不免起而從之。又不登車，欲以立節耶。皆不知所處矣。雖然，淑之意必有在。蓋將立於從違之間。劭事成必懷有不告之恩。不成則已有不同之節。酬報之賞不在其身。必在其後。此淑之微也。武帝卽位，不加精察，因以爲忠而褒贈頒焉。淑之姦計行矣。夫知惡而不告，是與之同情。不必如蕭斌、張超然後爲賊黨也。若淑者，加以庇隱大逆之罪，斯爲當矣。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及劭敗，帝以尚之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爲尚書令。

初，劭見諸王起兵，欲殺三鎮士民家口。何尚之曰：舉大事者不顧家，今誅之，正足以堅其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武帝所謂用智將迎，時有全脫者，此也。然可謂不知輕重之別矣。臣弑君，子弑父，天

下大惡已為上將既不能討又不能去乃受其官爵安然處位是與之同情也且君父與士民家口孰重君父見弑三綱淪絕而不知懼士民家口有君父而後存者也君父何在而家口是念尚之之姦計密矣身相逆賊又布恩意于義旅之心武帝墮其計中不加精察仍寵秩之何異於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不能三年而察小功者耶若尚之者加以黨附賊子之罪斯為當矣

江州刺史臧質與荊州刺史義宣謀逆以豫州刺史

魯爽有勇力與之相結約以今秋舉事使者至爽所爽方醉即日起兵上遣沈慶之討之爽敗死

於西人不能濟身

李壽之有言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魯爽以亂世之情行之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愚以謂凶人者貪暴姦果但能召亂非所以濟身也假如偶遂所圖顧亦偷延歲月終不免耳豈惟平日不可行雖亂世亦不可行也而世之君子或取其說是與凶人指示一路豈所以為訓哉

上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義恭知其指乃請省

論武帝摧抑
宗藩適自削

錄尚書事

同姓諸侯，綦布于外，夾輔王室，成周以此而強，孤
秦以彼而亡。武帝縱不知古，獨以家事觀之。營陽
被廢，若非文帝在荆州，則宋室何所恃？元凶作難，
若非武陵為義舉，則禍亂何由平？乃生忌心，謂已
以此得之人，將視倣，不知摧抑宗藩，適自削弱。譬
如人去其手足，則頭腹安能獨存？雖免其身，而嗣
子受禍，乃便嬖一夫之刃，諸侯無預焉。豈非後人
之監哉。

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為左光祿大夫。慶之固
讓，表數十上，上不能奪，聽之。就第，頃之上欲復用，使
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
何公往而復來，尚之慚而止。」

七十致仕，大夫之制也。若忠賢勲舊之臣，國家所
賴，有不得謝者，或以病而去。他日氣幹復寧，君欲
起之，則當以身許國，無以有已。此古今之通誼也。
夫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安耳。何尚之失節之人，
固無足議者。沈公確守素志，堅臥不起，善矣。然廣

論沈慶之不
能復其言

陵之役。未免受鉞而行。爪牙之言。又以專斷而怒。安在其為致仕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所為信者。將以復其言。惟信近於義。然後言可復。故君子不可易其言也。孔子謂微生乞鄰醯為不直者。微生嘗以是誚人而已。不能免故耳。

三年
顏竣丁父憂。裁踰月。走為丹陽尹。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使抱竣登車。載之郡舍。

論顏竣取輕
入主

顏竣於宋武君臣之分不終者。竣不知量主之過也。方義師初舉。竣為諮議。總內外以至成功。於帝之為人。亦當得其方寸矣。而竣又已貴顯。復欲何求。既居父喪。非有金革不得已從權之事。所當力辭。起詔匹夫守志。矧有義理。帝亦安得而奪之。不能以哀勝情。以禮防欲。黽勉受命。此固取輕人主。而讒間所由入也。

大明元年

上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顏竣數諫。上浸不悅。竣疑上疏之。乃求出外。以占上意。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論顏竣不知
有已求人無

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

人以孔孟之聖賢於道德可謂有諸已於不善可謂無諸已矣以之勸戒時君尚不能用顏竣釋服冒榮而反諫帝居喪淫恣豈惟不入適足召怨曰汝行如何乃欲正我夫如是者父尚不能行之於子况臣而可行於君乎

二年

魏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書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豈非不欲彰於外耶君有失不面陳而上表顯諫彰君之短明已之直豈忠臣乎高允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言言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論魏主惡聞其過

高允諫君而天下不知此其忠慎可法也然非允固欲屏人而密諫也魏主自屏左右以待之是魏主惡人聞其過而允能不語之於外故天下不知耳魏主之言未盡善也其言曰君父一也君父之尊則同而情則異父子天性也父有過則見吾志微詞以喻之有大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甚不義然後爭之朝夕一家左右就養無衆中上

書之理也。君臣以義合也。君有過，可以面陳，則面陳，可以上書，則上書，可以屏語，則屏語，務在君改而已。君而未改，則有屢諫切諫，苦諫極諫，又不聽，則有辭位而去，而無從之之法也。非親於父而踈於君，情固然，義固爾也。今必責以面陳而不得上書，且事有幾急，身有遠邇，居有內外，勢有通壅，安得常侍君顏而及過失之會乎？顧臣子不當暴揚主惡，以訐爲直耳，不可謂上書顯諫者，皆有彰君明已之心。若魏主則惡聞其過，故以是爲諷也。且高允固賢而人才不同，安得責人人如允哉？善爲君者，知從諫而已。陸贄所論盡之矣。

吏部尚書顧覲之，以爲人稟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賢聖安於義，知命故也。小人爲不義，不知命故也。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非能知命者。義心未亡耳。義心未亡，則其不屑若知命者矣。繫馬千駟，食祿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非不知有命。義心不存耳。義心不存，則其

受之真不知命矣。夫命無形可見也。若何而知之。以義之可否知之也。命不可改。可改非命也。君子之自處也。義當貧則貧。義當賤則賤。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盡則命正矣。義不當然。枉道以求之。求之而得。是亦命也。而於義不合。則其枉道乃徒費也。豈不可惜哉。是以顧義之士。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而不願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寧受一廛之地於伯夷。而不願得百乘之家於盜跖。義之可否。命之通塞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不知義。無以安於命。此至學也。定命論善矣。苟不由義。則其所謂定者。特未定也。

三年

上以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惟江智淵乎。

論沈懷文過情之譽

沈懷文所以舉江智淵者。其有類清談之緒。即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此兩言推其致極。非聖人何足以當之。武帝之爲人可見已。智淵龜勉要官。不知斂晦。終以片言忤旨。憂懼而卒。史魚雖

賢其在遽伯玉之後矣。懷文兩言，豈非過情之譽耶。

論武帝不仁

東揚州刺史顏竣丁母憂，送喪還都，對親舊時有怨言。王僧達奏之，詔免官。竣又上啟陳謝，上益怒。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通謀，賜死。沈其妻子於水。顏竣事帝潛躍，入爲侍中，出領价藩，分亦足矣。前居父喪，義不應起，旣已失之，今居母喪，盍遠擇葬地，因自韜默，庶幾保身，乃復還都，又出怨語，中庸不云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莫之知避也。竣無驅之者，洋洋然趨以就之，小黠大癡，何足算也。雖然，武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溧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旬謹密，應接無爽，豈不殆辱。乃因諫諍含怒，移之謫訕，加之黨逆，旣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討之，誕以劉琨之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兩立。琨之父在，不敢承命。誕殺之，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而出，誕置康之母於

高樓不與食而死。又以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在城內。或勸之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生。吾不爲也。

是三人者。皆竟陵官屬。各有父母。而處于亂邦。誰爲得義乎？曰：琨之以父在。辭參軍之命。而見殺。上也。何康之謀納官軍。不果而出降。其母被害。次也。若范義斯爲下矣。其言曰：子不可以棄母。是也。而曰：吏不可以叛君。夫誕方叛君。已當力諫。諫而不從。不忍棄其母。力諫而死。可也。乃執爲吏之小節。

陷黨惡之大罪。擇不處忠。其智未矣。

誕旣敗。詔城中士民無大小悉誅之。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胤征誓衆。脅從罔治。周公致辟。止于三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夫城中之人。豈皆與誕同心。生乎是。長乎是。父母妻子親族生業皆在是。不得已而從之耳。而皆殺之。不亦濫乎？或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春秋書。齊人執子叔姬。以齊人皆有黨惡。不赦之罪。則如何？曰：春秋所治。謂受商人之私惠者耳。舉齊之衆。

容有不受者。今武帝未嘗使寃情而區別之也。其可乎。

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武帝初卽位，詔求直言。周朗條奏七事，未至批逆鱗也。獨勸帝行三年喪，勿蓄金寶，有鄙惑之誚。又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然自免去職，亦已七年。五經大赦，而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且居喪淫恣，尤貪財利，屢殺言者，備載史書。朗所論非不實也。曾不自反，方且懷恨，反以不孝之罪加之于朗，是豈人君之道也。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直，冒上作色。曰：卿欲劾顏竣耶？出爲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以女病久而未還，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東，上大怒，收付廷尉。三子行哭請命，竟殺之。

考之史，沈懷文所諫者三事耳。勿峻諸王科，一也。

論武帝非人君之道

四年

論武帝無道

六年

勿禁諸王任邊州輸器甲絕賓客二也及止風雨
 出獵三也此亦人臣納忠之常非有劄切深至難
 堪之言也而帝已不能受免官禁錮十年而怒不
 釋必置之死是豈人君之道乎懷文行已非若顏
 竣有以取禍者其及何也特在於無道而見耳
 初晉庾冰桓玄議使沙門致敬王者不果行上使有
 司奏曰浮圖為教反經蔽道佛以謙儉自牧寧有簡
 禮二親直體萬乘者哉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當
 盡敬虔依其本俗

論武帝不身
正

論武帝博洽
無用

革弊化俗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武帝罵高祖
 為田舍翁則乖孝道抑削諸弟則無友義殺忠直
 士則無君人之仁為愛妾死罔罔廢政則無乾剛
 之德方之浮屠未有以賢也顧欲正以上下之儀
 是從事於末而非本務矣其能變乎
 上機警勇決學問該博文章華敏讀書能七行俱下
 所貴乎學問者將以輔成吾德也人君莫大乎正
 心脩身孝于祖考友于兄弟用賢納諫新美其政
 有一未善則學以明之是則君學也武帝闔門無

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叟待諸弟若敵讐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是直口耳談誦誇多爭勝於臣下耳或曰武帝失德如此何以能終曰討劭之舉進無二心罪人斯得此其美也美惡乘除適足以免其身而已矣

廢帝

通鑑無廢帝紀附于武帝之末明帝之初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曰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徹而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

詩無改之道

三年無改之道謂人子所當自盡於父者非人才政事之謂也人才有大姦惡如飛廉惡來政事有大弊害如稅陌間架必待三年而後改則國已亡矣去留損益未繫於治亂存亡者徐徐而革之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不問是非可否一切更易揆於情則不懷形於事則不敬此履霜之漸篡弑之萌春秋之所謹不可易焉者也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莫敢相過從世祖殂義恭

論沈慶之逢
君之志

等相賀曰、今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
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不能平、及帝誅戴
法興、大臣無不震懼、於是元景師伯謀廢帝立義恭、
以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不厚、又師伯專斷朝事、不
與慶之參懷、常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慶之恨之、
乃發其事、帝自將討義恭、殺之、族元景師伯、

人心戒懼、則力善、放肆則生過、使義恭師伯元景
諸公、兢兢常如立于武帝之朝、禍豈遽及、又况大
行喪服未除、而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心不平、理
正應爾、其被罪誅、豈非自取耶、沈慶之累朝宿
有忠勞、無咎戾、賢者也、乃爲告訶之事、不忍小忍
而忽大謀、惜哉、已不得預朝權、與人主濫殺孰重、
謂我爲爪牙之憾、與王公被誅孰酷、使廢帝而可
爲忠謀也、則固善矣、不然、無乃逢君之惡、爲大罪
乎、

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規諫、帝浸
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出、蔡興宗往見、說之曰、主上
比者所行、人倫道盡、公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

論沈慶之狗
小忠計

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之謝之再三
陳說終不從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清溪
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遂賜慶之死

董仲舒有言人臣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陷于誅死之罪嗚呼若沈慶之其斯人歟劉子業
受璽傲愷無感容此昌邑所以被廢者也不待太
后疾欲掘景寧陵此周襄王所以自絕于周者也
山陰新蔡鳥獸之行此漢之侯王所以自殺而國
除者也一日而誅相王大臣三人此晉州蒲所以

見弑者也蔡興宗所言雖非天地之常經是亦古
今之通誼慶之受知三帝榮祿累朝雖不與國權
而躬承顧託所宜斷以大義廢昏立明霍子孟之
功不得專美於前矣乃徇小忠違至計兵柄在手
見幾不作以至失身為賊所制不亦悲乎
蔡興宗說領軍王玄謨舉事玄謨謝曰此亦未易可
行期當不泄公言右衛將軍劉道隆與興宗嘗俱從
帝夜出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搯
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王劉三人，獨劉道隆默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漏其語也。何慶之於顏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昌言三人之所以不漏，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也，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闈之固，觸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也。不知商度睥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不可戒哉。

帝遇弒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亂，養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為它也。自羲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御，以天言之，惟德自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之懷，而無私與。若其淫虐肆於民，上棄天地之性，則天人同疾，而伐之者至矣。苟為不然，堯何為不與丹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為不與商？均以天下而與禹，禹何為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啟，家天下昔

論蘇子之論
反理亂德

雖立嫡立長而何爲必以賢爲主也而蘇子著論
乃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
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
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
矣曰武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
王蓋謂臣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孟
軻始解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
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
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
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
法受惡矣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亦以
是哉文王受命稱王不繫紂之存亡也而以兵取
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苟文若聖人之徒也以
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爲操謀
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
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

王之事文若之心也。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王封之，蓋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此蘇子之論也。其辭則美而辯矣。其不信仲尼，則吾誰與歸乎？湯之慙德，非慙用兵也。謂來世託我以濟姦者，曰：湯嘗爲之，湯以是爲慙，是亦孔子詔後之志也。使誠可慙，則不爲矣。疑謀猶且不成，慙德而可爲乎？周公無逸，所稱四人不及湯武者，特取其不敢荒寧之事，享國長久之報，以告繼世守文之君，爲觀逸遊田之戒耳。湯武創業之事，故不及歟？周公旣身相武王，伐殷誅紂矣，而又心非之，豈理也哉？方紂之未亡也，文王未嘗稱王，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耳。蘇子不攷義理而遽信之，謂武王伐紂則不可，文王稱王則可，武王爲弑君矣，文王獨非僭號乎？天之命人，豈有諄諄之言，文王何所據而受命也？故泰誓牧誓盡稱文考，及柴望大告武成之

後行追王之禮矣。然後稱文王。此見於經者豈不明哉。荀彧佐曹操取天下，亦謀畧智計之士耳。比之子房，尚遠不逮。操挾天子殺伏后，左右無非曹氏之人，文王亦嘗爲此乎。以武王爲非聖，而以荀彧如文王，何悖謬之甚耶。武王克商，甫及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正爲殷有天下之久，不可以紂故而使聖賢之君不血食也。故封武庚，此乃天下之公義，聖人繼絕之仁心，乃謂不得已而爲之，又過矣。殺其父，封其子，其子果人也，則不當受。武庚之反，當也。彼鯀之惡，未若紂之甚，舜殛鯀而禹相之，謂禹非人也，而可乎。武王至于孟津，羣后以師畢會，遠及庸蜀羌茅，微盧彭濮，夷狄之君亦莫不至。此豈口舌可諭，勢力可來乎。而謂諸侯有不悅者，是皆以後世淺事近慮而商度聖人，故不見聖人而失之遠也。夫黜湯武而進曹操，上荀彧而下孟子，與武庚而厚誣文王，此立說之反理亂德者，愚不可以不辯。

明帝

湘東王彧

泰始二年

論蔡興宗疑
殺廢帝之舉
為已甚

晉安王子勛反于尋陽豫州刺史殷琰應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琰復為逆事當柰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但人情甚安清蕩可必

興宗嘗勸沈慶之王玄謨劉道隆以廢立之事今對明帝乃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是以昔之湘東今之尋陽所舉不異也其意云何無乃興宗初謀止於廢黜而謂殺之為甚耶

撫軍將軍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人莫為用出戰而死眾謂沈攸之宜代其任攸之以江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推方興為主諸軍並尤攸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論沈攸之慕
沈璞

平常之時人情事變猶不可端倪而况世難方殷危機交急之際乎君子所以自強不息日新其德者非但成已亦以成物也苟有一長片善遽已自足揚已矜眾則昨日之美未盈把握而今日之失已及岡陵矣惜哉孝祖之不知此義也沈攸之其慕沈璞者乎以濟務為心不以名位為意所屈甚

讀史管見 卷十一
三
微所成甚大。君子之事歟。

袁顛兵敗，欲奔尋陽，沈攸之追斬之。

袁顛之懼禍，求出而刺雍州也。蔡興宗亦得荊州長史，興宗不行，顛勸之去。興宗曰：襄陽星惡，顛曰：天道遠，吾但願脫虎口耳。白刃交前，不救流矢，興宗曰：內難得弭，外彙亦未可量。汝欲急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可也。既而廢帝被弒，尋陽起兵，四方貢計咸歸焉。朝廷所保，惟淮南、丹陽數郡。卒之藩鎮皆敗，建康獲安，顛之求全適以自滅。

興宗料事，龜筮弗如，以何道而知之耶？曰：興宗亦以人事觀之耳。是時親王壯大，可忌者盡拘之。建康、藩國皆乳臭小兒，廢帝理必及難，次立之勢當在叔父，以尊屬長君而臨制內外，其理既順，其勢可倚，豈不安於奉孩童以稱亂于外者乎？此興宗之所獨見，蓋嘗以微辭語顛，而顛不悟也。

鄧琬聞兵敗，憂懼無計，張悅詐疾呼琬計事，悅曰：卿首唱此謀，今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賣主求活，乃斬琬，馳詣建安王休仁降。

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時年十一。鄧琬首謀爲逆，罪固不赦。張悅初無諫止之言，及事敗，乃斬琬以自脫，亦何異於琬欲斬子勛之意耶？建安王休仁宜不受其降，并斬送之，而請免子勛之死，則於義得矣。子勛年未成童，非能進却鄧琬者也。周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蠢愚，其在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貴，以此處子勛廢爲庶人，其可也。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無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宋興于茲六世矣，前後諸臣，未有興宗之比者，方嚴取敬於人主，強直取服於小人，立身乎昏亂之朝，而猜忌不及，勸人以廢立之事，而誠心有孚，及禍難交興，從容乎其間，爲之畫謀制勝，終克綏靖，或違其所處，尋致敗覆，真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惜乎明帝用之不盡其才也。衆人服其先見，亦未知其所以見者，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上旣誅子勛等，司徒休仁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

謝安與宗可
以謀王體斷
國論

稷之計也。於是松滋侯子房等十人並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論明帝不仁之人

明帝以太祖之子、叔父之尊、剪暴夷凶、更造王室、是宜不待詔令而境內服從矣。然尋陽一唱逆謀、諸方響應、都城危綴、幾不自守。謀臣竭慮、將士畢力、乃克平殄。宜易而難、宜聽而叛、是何也。明帝年雖長、屬雖尊、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所以厭服人心者、未矣。既克外難、所當脩仁行善、新美政事、厚撫同姓、簡其才行、成立者、布之要路、其未成者、未與民社之寄、慎擇端方、教以禮義、以待任使、則寶位安、宋祚永矣。乃葛藟之不式、而戕本是務。曾爲社稷計、有如此者乎。吁、亦不仁之甚矣。故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之。蔡興宗曰：今正須單使尺書。若迎之以重兵、勢必疑懼。安都等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如將外叛、必引虜入寇。上不從、謂蕭

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何如對曰恐非國家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安都等聞大兵北上懼皆降于魏

下之所以心服于上者以仁不以暴以德不以力也明帝即位甫爾仁心未布德信未孚尋陽之亂不得已而應之方有戒心用善言所以勝也示威淮北則得已不已而為之志驕氣盈簡忽至討所以敗也兵凶器戰危事其勝與敗特繫人主一念放與不放之間故心者事物之宗而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人主之急務也操而不放則以惴惴百里之地南征北伐而叛逆泮散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則以猛將仗鉞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為國大辱此固後事之師不可不監者也

五年

納太子妃令百官獻物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貢賦必有典式天子不私求財養太子不可不慎也明帝所行不亦異乎責百官使獻是導之取賂也且何以示太子昭儉德以臨照之道耶雖赦孫

論明帝導百官取賂

奉伯而不殺然風旨已傳孰不競獻以求免禍清約之士無所從出必濫被罪愆貪鄙之夫不出於已則肆爲掎克一舉而數患生焉故人主必清心寡欲然後可以表正天下遏塞亂源也

六年
建康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以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殿下聲著海內入朝必不返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劔邸第臣妾飲泣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白於上而誅之

明帝意忌諸弟人皆知之寢疾日久人亦皆知之休若據上流無罪而見疑其勢必死如之何而可腹心將佐咸以入朝爲難王參軍之謀非若鄧琬凶悖之計也固亦在所擬議者豈反逆之謂哉休若智不足以權事忠不足以格君殺謀主而蹈駭機是亦匹夫之諒耳

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慮上晏駕建

論休仁不悟
勸殺松滋之
夫

安王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贊上除之，上疾甚，內外莫不屬意休仁，親舊預自結納，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停尚書下省宿，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孝武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乎？」

有道者多助，雖楚越可爲肝膽，失道者無助，雖手足變爲仇讐，休仁自以於上有功，嘗獻情款，請殺松滋等十王，是以諸猶子不若兄弟之親，其自託於帝也至矣。曾不知猜心一生，父子且不相保，而何有於兄弟乎？且殺人以全己，市道猶或不爲，豈有盡殺兄弟之子，而已能獨安者？其逆彌甚，則其禍彌酷。下省之藥，勢所必至也。然則休仁宜柰何？有功不居，謝免權任，身奉朝請，以忠孝敬慎，兢兢自守，已無失德，而禍猶不免，是則天也，亦可無憾矣。休仁臨終之言，以孝武誅鋤兄弟，子孫滅絕，是猶不悟其勸殺松滋之失也。悲夫。

上誅吳喜，下詔曰：「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豈可奉守文之主，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

壽寂之脫帝於垂死之中，吳喜破叛黨於國家，孤

七年

明帝陷魏

危之際所當十世宥也。皆以無罪而殺之，內既誅
鋤兄弟，外又陷戮勲臣，以是爲身後之遠慮，正使
嗣世元良，尚未可保，况螟蠕之子乎。

上疾篤，慮晏駕，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
爲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死，勅至，景
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方與客思行爭劫，
局竟，徐曰：奉勅賜死，乃飲藥而卒。

死者人之所難處也，無罪而死，尤人之所難堪也。
王景文當之，坦然無怛心怖色，若有道者，何也。且
存之久，念之深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亦熟而已
矣。異端之學，以無生爲至，視其身猶空虛，然其空
想之極者，刃而不疾，火而不知，水而不覺也。景文
之能無懼者，若是而已，其比之逃難不安死者，固
已懸遠。比之慷慨殺身者，則亦云賢矣。然尊爲三
公，親爲懿戚，視人主失德，曾無一言泯然而死，於
義闕矣。與其能死，曷若盡事君之義，以忠諫死，不
亦善乎。

蒼梧王

元徽二年

論休範之舉
無名

桂陽王休範以帝幼冲，素埃秉政，已不得為宰輔，反於尋陽。

諸侯舉兵于外者，若文帝則以大臣奉迎，若世祖則以義不同天，師皆有名，是以事功可立。休範之舉，何名哉？特以蒼梧幼冲，素埃秉政，已不得為宰輔，怨憤而發，是則反而已矣。使休範有國家公慮，移書朝廷，問少帝何人之子，得無異姓干我昭穆。祖宗威靈安所顧饗，乃以大義唱率荆郢，入靖王室，其庶幾乎。

四年

建平王景素，孝友清儉，好文學，禮接士大夫。太祖諸孫，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楊暉長阮佃夫欲專權，惡之，有告景素謀反，暉長欲誅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乃止。後竟為楊阮所殺。

論袁粲有忠
志無忠事

宋室諸侯王，至是益微，未有聞也。而景素獨以孝友清儉，好學禮士，著名朝野，屬意又且屬尊而齒長也。袁粲審能為社稷長遠之慮，則當與蕭道成協謀定計，黜退螟蠕，援立景素，非惟克延宋祚，又因以至公大義，消抑道成窺覷之心。一舉而兩得。

致堂先生

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三順帝

為姦雄開道，嗟乎，袁粲有忠智而無忠事，惜哉。

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

故帝每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人之保字螟蟻者，雖取諸初生之時，及其長也，未

有不知其姓者，是何也，以氣稟之異也，然則何益

矣，惟自貧賤而之富貴之人，則利於養已者，因冒

昧而不自明，如呂政是也，其有知其姓而不以冒

昧為利，則終復之，如李昇是也，蒼梧之非劉氏，明

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德，景宗及獻救已，請二人共

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擲得盧，遽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爭先告捷，獻獨居

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

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

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

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

曹韋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

論梁武改過

論天奪明帝之鑒

讀史管見

卷十一

三

又如此其胸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為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

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

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駭懼而債喪師五萬人幾如

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鉞猶當盡貶爵秩

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眾乃用輕典行薄罰不亦

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絕寵愛

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為得三軍五兵之運蓋選

眾舉才夫豈兄弟之任也春秋書黑突帥師以此

防民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為將而失其道者尚多

有之方是時魏室而既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梁

不能也使梁無韋裴之屬善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

吹從而不作

國之大紀惟天地宗廟社稷為重今武帝所謂齋

日云者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屠氏所行

不飲酒不茹葷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

論梁之賞罰不如魏

八年

論武帝輕宗廟

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志潔其體氣以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不茹葷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爲社稷之齋已失之矣。浮屠氏所行其義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何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損益之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允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廟不亦忝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已爲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帝既爲我下矣則事

論沈攸之私忿

之可也柰何弑之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子孟孔明亦如此乎足下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耶。沈攸之名將也而不知義宜其敗也致怒道成特恨其專制朝權出已之上是私忿也乃假素書手令布于遠邇人誰信之且其所爲輸忠者明帝保字之螟蠕而非劉氏之苗裔天下所共知而以弑逆爲道成罪此豈所以服人心哉蒼梧之死當爲宋室慶不當爲此舉事也攸之若知道成有賊宋之心於楊阮誣討景素之時要結道成廢蒼梧戮

楊阮立景素隆宋本一舉而兩得矣。

王蘊上袁粲謀誅道成案敗曰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宋本袁粲起兵欲誅道成兵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知

大厦但以名義至此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矣遂父子皆死。

論沈袁討賊不克

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姦賊之徒莫深於篡國蕭

道成兼有之沈攸之以勲勞宿將據上流之重袁

景倩以忠信義氣參朝柄之崇志欲討賊而不能

克何也劉宋之祚迄于明帝中外大臣不能匡正

王室建立宗支而使楊運長阮佃夫二三細人等

扶植他姓至于六年之久凶虐驕恣人理不容蕭

公羽翼已成為民除害猶且逡巡顧望不遽取之

袁沈之師何名而起也其敗不亦宜乎昔曹操劫

挾天子二十餘載篡奪之事以次施行議者猶謂

操取之羣盜非取之漢室今劉宋已亡蕭公殺李

將軍而代之于守宋本附於宋何預焉以此書斷明帝之罪庶

乎保字螟蠕勦拉同氣推誠嬖孽疾惡父兄者或

少警矣。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與語朓久之

二年

無言王儉知之喻其指請間言曰功高不賞公雖欲
終身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曰宋
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
少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且不保道成曰卿
言不無理儉遂唱議加道成殊禮道成固辭

論蕭道成才
氣狹促

道成之為是紛紛者欲取國而不知所以取也要
之道成不得在姦雄之列特宋末諸人無出其右
者故偽定一時耳三老董公有云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道成之誅李昱也宜有播告聳動遐邇以謂

明帝自殘其宗傳諸他姓李昱凶虐不道人神共
疾孤總攝大政若涉淵水水寒天下之事當與中外賢
傑夙夜圖之於是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
之詔事幾脗合不失時矣乃狃習弊風規為禪讓
復立順帝以召兵端豈非才氣狹促規摹不宏無
經濟大畧而然歟

齊高帝
帝下詔禪位

宋順帝詔禪位於齊齊主帝泣而單指曰願勿復生天宋末
官天下者享國之日雖淺而子孫以安家天下者
享國之日雖長而子孫以危理勢然也古語有之

論家天下之
近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夫將爲君使者也，其禍尚如此，況將將者乎？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有道者爲民除害，創業于前，恭儉仁恕，敷求賢哲，昇之後嗣，恐其失墜而已，不令者爲民之害，毀業于後，奢淫怠虐，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謂已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者多矣。身或幸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願爲匹夫而不可得，而爲之祖考者，沉淪冥漠，不復能知矣。其平生創業勤勞，非無功績，亦與大化俱徂，而不復可見矣。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爲急也。至於宗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以壯維城之勢。已旣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家天下之道，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使桀紂之先知率此道，雖至今存可也。

齊紀宋本無此類目

太祖高皇帝

三年

太子贖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

外耳因事廢于宗宋本

謝朏不欲預齊帝之事

謝朏於齊帝開業不能決然去之但不欲身預其

事耳故屏人之問久而不對知機之諷對而不從

至於解璽詔頌敕則棄之而出其意亦謂革命重事耻出

諸已而宋德淪廢又不足為忠故以逡巡引遠處

二者之間歟方之攘臂而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

矣使高帝舉事而名正則雲合而景從者豈不更

榮耶

汝陰王衛士殺王而以疾聞上賞之奉宋順帝為汝陰王衛士殺之而以疾聞上賞之誅

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安成王準素無黃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已梯耳然

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况三年之久乎宋德

已終天命在我黼屨南向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

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

亦安能復為余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勦

宋之宗室其視魏世之山陽公德又下衰矣不亦

論齊帝不仁之甚

建元三年

論高帝深懲
病源

傷乎其不仁不亦甚乎

高帝深沈有大量博字能文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

仍核異物皆隨此例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

即命擊碎常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古之冕服有玉藻黻珽之飾以重寶文盛禮非為

侈也天子之貴用一玉導未為太過為後嗣念碎

一玉導未有深益然深懲病源之意亦可謂善矣

不若擇賢人以輔導之為制度以防閑之則其為

益又弘博矣待鬱林王侈費無度未一年用錢八

億萬豈無孫謀之及耶非其本故也孟子曰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貨者莫不美金土

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顧能使貴賤有等人不妄

用金不至踴貴焉耳必欲與同土價雖高帝在位

百年亦不能致也

褚淵卒子賁耻父失節遂不仕以爵讓其弟屏居墓

下終身

褚賁之心可謂孝矣其嘗三復幹父之爰乎其讀

蔡仲之命而興起者乎雖然有未盡焉兄弟一體

賁賁可謂

四年

也齊爵可受已為世子何義而辭若不可受已處

其義而使弟處其汗豈理也哉

致字先生清史管見卷第十

永明元年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

論武帝不知克已之道

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武帝之言人君之言也是言在歲之三月耳夏四

月以太祖舊憾誣荀伯玉垣崇祖而殺之所謂克

已思政者何在歟伯玉之言已於太祖也失本是李伯

陽之忠也恨而殺之是慕容暉之事也垣崇祖之

不親附已也是衛綰之節也又恨而殺之是不法

漢景之行也武帝於是乎為子不子本而為君不君

矣然則其所謂克已者徒言之云耳豈知克已之

道哉誠能克已何善之不成何治之不興歟

張敬兒自言夢舊村社林高天上惡之會殺敬兒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意欲無限嘗言夢舊村社

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有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

上疑其有異志殺之并其四子

張敬兒雖殺劉休範破沈攸之不忠於宋而忠於

齊所謂勳舊世臣也而以無罪殺之三月之間殺

武帝殺勳

先帝忠勲勞舊之臣三獨不聞燕伯款晉州蒲之事乎。吁亦殆哉。先天宋本其不及也幸矣。而宋本幸不可常非人君所宜恃也。若敬兒志願無極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又著滅神論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范縝盛

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墜茵蓆之上或落糞土之中貴賤雖殊因果何在乃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

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范縝墮於佛學

自古太平極盛之時四海之入登宋本版籍者徃徃以千

萬計以率論之戶有十口是天下之域有一宋本萬萬人也

而官職之貴者不過十數員則幾人之有榮耶而分而宋本

異端之教以利誘人謂從我之道則所欲者隨念

而至自其說行雖明智之資亦莫不惑今生脩善

以為之因後世望報而謂之果借如世有萬人篤

信精練同時獲果而世之貴位纔數十員安得人

人而貴哉妄誕若是而惑者終不悟也范縝之論

亦未究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散落為諭、是則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論矣、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利也、形雖亡、神固自在、在刀雖壞、利固自在、利非鋒鏑之謂、神豈智識之拘耶、李范縝所見、蓋以智職為神、是墮於佛學而不自知也、人死曰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為言、未嘗斯湏亡也、非窮理盡性、何足以知之、

論武帝難免天下之疑

時中書舍人有四員、各住一省、謂之四戶、及法亮等為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四方餉遺、歲數百萬、王儉極言其弊、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四戶竊柄聚賄、上不知也、及王儉以聞、則非不知矣、而手詔酬答、終不肯治、何也、四方歲入餉遺、凡數百萬、必有所用之矣、不然、有汗國之臣、而不敗官之法、難乎免於天下之疑也、高問以為北狄悍、魏中書監高閭以為北狄所長者、野戰短於攻城、若用其長以奪其短、則雖眾不能為患、請依秦漢故事、

論高閭所陳
亦未

於六鎮之北，築長城置兵，扞守東西，不過千里，用工
不過十萬人，一月可畢，雖有暫勞，可以永逸。

拓拔攻討，柔然五本累世矣，亦嘗屢捷而大勝，終不能

滅之者，觀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

自尋，則塹池千步，崇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

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道也。高閭所陳亦未矣。

李安世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且更均量，由是議均田。李

魏初民多蔭附，無官役而豪強懲斂倍於公賦，給事

中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奪，雖桑

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魏主善之，由是始議

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更

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有經世安民之慮者，未嘗不欲體國經野，患在上

無復古之君，幸而其說或行，均田制產，功未十一

則以貴戚近習不便而罷者多矣。獨魏孝文慨然

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安世片言而力行之，自是

邦有常賦，官有常祿，賕賄殆絕，而民力寬裕，其效

如響，然則美政良法，非人君誠信而願為，其孰能

強之。

論魏孝文有
志先王之道

三年

唐高祖之攻陷錢塘上陳天福棄市發禁兵擊之寓之眾潰臺軍乘勝抄掠軍還上收軍主陳天福棄市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内外震肅

君人之道當法天無私孰非吾臣惟賢是好孰不宣力惟忠是賞孰不進言惟善是聽漠然如皇天在上不繫心於一偏一曲而萬物莫不愛戴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苟有私好私惡滯于方寸則與民庶常情無以相遠而匹夫匹婦憫然不服之心起矣齊武帝未足為賢君而寵將縱暴乃能誅而不赦公罰一行中外震肅苟物物如是所謂禹

湯之治其興勃然又何難哉
魏高允篤信念故傾家賑施不墮方行薦之非朝卒

五年

親

拓拔氏之臣無出高允之右者魏初無祿至是放祿纔五年耳而允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是五十年貴而無祿也魏主嘗至其居見草室布被厨有薪菜而已於是賞賚及之然賞賚不若祿入之常也晚而得祿又以振施親族是允未嘗不貧其貧而能樂者乎好讀書善諫諍喜薦賢恂恂如也其泰

而不驕者乎。可謂有德君子矣。雖然其經世之才猶在魏主之下。所以不能佐之以大有為也。允尚如此。他人固無所望矣。

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詔有司開倉賑貸。

聽民出關就食。盡出御府衣食珍寶。外府繒布綵帛。

以其大半頒賚有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

幾內鰥寡孤獨。皆有差。

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而衆者。惟農民而已。在官之

粟少。又取於農。府庫之弊乏。又取於農。農被害方

深。而公歛反急焉。故歲小旱。則農民流離。大旱則

擠于溝壑。散為盜賊而已。或蒙賑恤之惠。則平日

無積。以移運而不及時。官非其人。以刻削而不及

下。其弊不可勝言。與亂同事。大抵一轍也。魏政素

不以恤民固本為先。獨孝文最為留意。發廩移民。

出御府服珍器。用以班賚之。可謂美矣。然牛疫而

餒死者無預焉。是不及農人也。豈非以德為政之

大闕歟。無亦讀孟子不精。講王道未至歟。

魏淮南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祭。臨

論魏文德不及農

論魏主陋於
稽古

讀史管見
卷十一
視號慟

貴戚之卿於情雖重而宗廟之祭於禮為嚴是故
春秋大夫卒於祭之日則不以聞蓋緣先祖之心
見大夫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視已設
之饌而遽撤之夫如是則上盡肅敬於宗廟下全
隱卹於臣子兩得之矣魏主以佗死始薦而廢陋
於稽古其亦諸臣面牆之過耶

七年

魏久與齊絕遣邢產等來聘
魏主使羣臣議與齊通好何如游明根曰既遣使
又侵其境直在蕭牆今復遣使不可亦乎乃遣邢產

論魏主遷善

來聘

人有四疾克伐怨欲是也而甚者克也宋本無字克者好勝
也所以然者志不勝氣為氣所使也苟知以理自
勝而不以氣勝人則克反為治已之功矣游明根
以罷使侵境曲不在人請繼齊好魏主從之可謂
能內省而遷善者斯固聖人之所與也與宋本常存此心

八年

魏於王也其庶乎
蕭緬為雍州刺史得劫皆赦遣
以安陸侯紆為雍州刺史紆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
許以自新再犯乃誅民畏而愛之

讀史管見

卷十一

四

論蕭紆不知寬猛之道

子產曰宋本作大上字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者宋本猛非君子之政也古有寬栗剛柔之不齊而無言猛者曰威而不猛而已以此知猛非古人所貴也子產無乃有見於剛嚴莊栗之可以為治而過之者乎夫弛張文武惟當而已矣成王戒君陳曰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成王君陳乃賢人耳而能及此何子產之智而以猛為尚耶賊者不仁而毀其則為人害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待宋本聖王所宥者過而已矣劫豈過耶得劫而治非失於

嚴縱劫使自新不足為惠蕭紆於二者何居我未

案之前聞也

上遣胡諧之尹略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案

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好武事私作錦袴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誣告其反子響殺寅等

上怒遣胡諧之尹畧帥兵詣江陵檢捕羣小勅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諧之等至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非敢反也今還闕受殺人之罪乃殺牛具酒饌餉軍畧棄之江流執戮其使子響怒出戰臺軍大敗上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赴建康

太子長懋素忌之、順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縊殺之、

論武帝聽言不審遣兵太

子響未嘗反、武帝亦無必殺之意、善為將者、衣奉文服

而行、宣諭上旨、使之入朝可耳、而胡諧之尹畧故

激怒之、使有反形、蕭順之又受東宮密諭、致之死

地、帝皆不知也、為順之者、聞東宮之命、當具以白

上、且言太子當友愛諸王、共隆基業、豈可以猜忌

自除手足、非宗社之福也、如此則上心釋然、太子

知懼、子響得全、矣、宋本臣子罔上如此、親王見逼、竟無由

自明、喑鳴就斃、良由聽言不審、遣兵太遽、又有束

手全命之詔、以兆凶謀、人君喜怒、可輕乎哉、宋本

魏馮太后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楊椿諫曰、陛

下荷祖宗之業、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

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若宗廟何、魏

主為之一進粥、

切椿形其

先王之制、雖有毀不滅性、無以死傷生之言、然不

至焉者皆是也、過之者千萬人而一二耳、况於人

主生於深宮、參於富貴者乎、又况非其所生者乎、

讀史管見

卷十一

四

又况嘗欲見殺者乎，而魏主能行人子之所當行，
為之臣子者，所宜將順以輔成之，則自漢景以來，
君德盡愧，而為後世法，宏且遠矣，而楊椿乃於勺
飲未入之時，遽有僵仆滅性之憂，何乃孩其君歟？
夫魏主至是亦已長矣，臣下猶欲孩之，使幼主而
臨御，其見孩豈有既耶？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

雖然孝文之孝孝矣，其非所當為孝者歟。

初太后忌帝盛寒閉於空室及列亦不復進向矣
於空室三日絕其食，大臣固諫，乃得免。魏主初無憾

意，又有宦官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及太
后歿，亦不復追問。

論魏文不知
義理之中

兩漢而後，世主稍不賢者，若有孝文之母，其得免
於暴筋幸矣，有讒已者，其得免於誅戮則無矣。馮

太后於孝文非已出也，而孝文事之如此其孝，且

年在幼冲，寒而饑之者三日，濱於死矣，而怨心不

形，雖其天資純至，亦見持守之志力矣，使逢伊周

之輔，其所成就豈止於是而已耶？雖然，孝文之孝，

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理義而論之，豈無失

讀史管見

卷十一

四

乎顯祖之死馮太后醜之也為孝文者義不戴天
 矣則當如何孝文賢者不得以夷狄斷之謂其知
 母而不知父也孝文長者不得以鄉原斷之謂其
 矯情而要美名也使孝文不知父之見醜則已矣
 然年已十歲加之夙成庸有不知乎知之而致孝
 於馮母如此既不可謂之知母而不知父又不可
 謂之矯情而要美名然則篤志力善而不知義理
 之中者乎嗚呼人倫之變莫大於此非可與權者
 不能處宜孝文之弗及也豈不惜哉

交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長史伏登
 之擅權以下宋本作政易將吏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於獄登之得出將部曲襲州
 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得出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
 執法乘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就登之求書讀登之不
 煩勞囚之法乘復就登之求書登之不與登上疾不任視事詔以登
 與乃啟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為刺史法乘
 之為刺史法乘還至嶺卒
 還至嶺而卒

論房法乘好
 讀書而不事

不善讀書者以古之時與今異其事必有可循古
 之人與已異其行其必可法直以為玩好之具娛
 耳目資談說而已耳如房法乘之徒夫豈少耶五經
 語孟之在天下如衣服飲食器具一不備則生人

之用息不可無也。舍是則益少而害多者。雖汗牛馬。充棟宇。君子之心所不存也。以此讀書。則必求其會而適於施矣。今好讀書而不事事。是人自人。書自書。了不相預。則亦何必孜孜吃吃。弊精神於縑素哉。房法乘好讀書。必至孔家好讀書。字本闕。而方伯之位。為禰禪所篡。孔文舉好讀書。而千里之守。為盜賊所逐。賢哉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其言曰。但得琴中趣。不在春也。可謂達者矣。

宋本字魏主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詔園丘宗廟皆

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

論王制不純于周制

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作非字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真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

禘 宋本

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禘 宋本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出於王制。王制者。漢文帝時諸儒刺經為之。是時無達理之真儒。而掇拾遺經於煨燼。其文具在。其合於周制者。蓋不能純。宜其戴戴 宋本禘祫之文。有交錯之失也。有國家者。欲行禘禮。斷以大傳及春秋。則泮然無疑矣。

或問王制不純于周制者。可得聞歟。曰。王制出

於漢文時。去孟子蓋遠矣。其論制農田。班爵祿。與

孟子異則當以孟子為證 宋本一也。其論九州之國。及縣內之國。與武王邦

諸侯之里數不同。二也。其論伯正帥長。其制不見

於立政。三也。其論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

曰流。與書載侯甸男邦采衛有異。四也。其論學以

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類宮。異乎孟子。無

所經見。五也。其論冢宰專以制國。用量出入為事。

而不及統百官。均四海之職。於五官亦然。六也。其

論六官而闕大宗伯。遂以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同名。而有禘禘禘嘗禘烝之舛七也。既曰諸侯宗廟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矣。又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八也。其言井地之尺曰。古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不知此書誰為之。所謂古今者果何時也。凡此皆不純於周制之尤大者也。然去古未甚遠。其言

可取者十九。在學者明辨而慎擇之耳。

冬青朝禘於太和廟。禘冕以祭。魏主禘於太和廟。衣冕以祭。

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孺慕之君。不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為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

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誰以國俗使其君不唯宋本得由惟對之哀。而涉方議之失，不寧惟是其初守

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乃不能三年。於是

皆有改字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為母之服，不中

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

已施之當，則如被袞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

宋本無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冀州民稱咸陽王禧清明清世祚冀州魏以禧為司州牧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

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祚冀州。魏主詔曰：封建雖古，

未必不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為司州牧，

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

言矣。未嘗講求古制，何遽知其不宜於今也。先王

善政良法，出於聖人，法天之用，如五穀布帛，生人

所須，豈有古今之間哉？以為不可行者，非小智不

能知，則私意以為不利於已耳。下酌民言之公，而

從違之，二帝三王率由斯道，長吏近民，民受其利，

害莫切焉。若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宜察其故，

其公且實耶？當聽其所欲，如光武之留寇恂可也。

論魏文失言

其私且不實耶。當治妄言者。如齊王之烹阿大夫。善也。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或者見之。亦以謂防牧伯之得民心。何其隘也。建官分職。嫌其得民心。則失民心者。是可賞矣。後世令用。有百姓舉留官長。監司不得受接奏上之文。其源流豈無所自耶。

魏罷寒食饗。詔祀堯舜禹周公於其國都。

論魏之文見卓

十年

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則非天子所宜行也。

苟以為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亦擇

理之中。否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

推之。焚而死也。為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

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宗行之。而

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主

斷然罷之。不膠者卓矣。又能舉堯舜禹周公各祀

於其都。其意美。此皆有大功德於民。凡有天下

國家者。不可不祭焉者也。此而不祭。而祭淫祀。古

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可不慎。

十一年

擇而廢置之乎、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年三十望為公輔嘗夜直省

中撫按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

湫不得進槌車壁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

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曰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為榮而

以道義為重邦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

於義無歎聖人以崇高居之矣邦無道而富且貴

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聖人以浮雲視之

矣士苟由道而顧義則治已之不暇尚奚軒裳鍾

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亡相為消

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王融輩胸中無物則八騶是

營反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教曰求富貴者必

將有用也推欲用之本斬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

亦為自初用功者言之耳養之有道行之有義源

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能淫如伊尹周公安

有高危蒲溢哉

魏主命叔軍士為盜者三人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將

論伊周富貴不能淫

斬之、魏主遇而赦之、休曰、陛下將遠游江表、始行至
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
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
朕、雖違軍法可也、

殺生子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舍、使人不測、此

秦漢以來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王平允無私

之道也、罪應死而特恩赦之、以為非常之澤、罪不

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為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

王者法天而已矣、

鬱林王 宋本無此標揭

復四月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宋本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頃之世祖

復蘇、以朝事委西昌侯鸞、世祖殂、鸞奉太孫立之、子

良素仁厚、不樂世務、帝少與子良慈愛、篤厚甚著、既

即位、聞王融之謀、深忌之、子良竟以憂卒、

宋本不載
司馬氏曰、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

王、素以忠厚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

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為可近哉、

子良賢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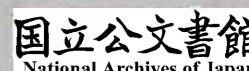
子良操術
不明擇士不

與驚人所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操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喜賓客，接才俊，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操術不明也。門下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王融，此所謂擇士不精也。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又不知，上既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也，是不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間不容髮，而一聽王融，壽張為幻，曾不覺悟，畧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之，安得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待子良，不知監焉，忽哉。

海陵王 新安王昭文 宋本不標揭

以宣城公為進爵為王多引名士謝朓心不願乃求出宋本
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宋本不致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論謝朓非懷
奸

讀史管見卷十一
秦司馬黃霸上省黃霸事榮孫危不預知非忠臣也五十五
愚竊謂朓之行已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蓋

其所見如此非懷姦也如蕭道成謀禪蕭鸞謀篡

立乎其朝者扶顛持危死生以之上也逡巡引遠

自縊其身次也賈勇攘臂為福先為禍始僥倖而

冒進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義不可必得一途思

其上而不得得見引遠縊身者可矣朓所以語其

弟者當在議論之域未可以不忠斷也

海陵王詔宣城王嘗思食燕魚菜太官令無錄分命不與菜本
帝起居飲食皆詔鸞而後行嘗思食烝魚菜太官令

答以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詔曰嗣王冲幼疴疾

弗克負荷宣城王胤體宣皇宜承寶命帝可降卦海

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立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

保其身體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

是凡立身乎朝者皆得諫君其衛翼成就之道如此

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

傅保謹之職交修人主視聽言動一有不當則教

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於思食魚

烝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城王意在忠君而成

論蕭鸞拘制
其君

讀史管見

卷十一

五十五

其德雖不與魚烝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嗜欲則與絕其飲食無異送字宋本作飲食無異閑其動作則與坐諸桎梏不殊亡字此史所以載思魚烝不得之小事以見宣城拘制其君之大惡夫惟物物由已則一旦解璽綬而廢之不為難矣

高帝明帝鸞宋本不標識

上詐稱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及明帝得政文惠之子孫無遺此明帝所行

之事非出於他人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勦其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又殺之以是自固謂不可掙矣身沒未幾已子單斃亦無免者然而宋齊之君安然行之前乘覆車車宋本後來並轡疾驅遙駕如弗及焉豈以是為故事當按而行之耶抑習俗所移不自覺耶無乃惻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夫上廢鬱林王許蕭謹以揚州既而除領軍謹起望遠教之宋本上之廢鬱林王也許蕭謹以揚州既而不與謀恚有怨言且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報卿極矣而恒懷怨

建武二年

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誅誕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論明帝食言之失

蕭諶有恚言事起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係策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袁術之給况險虜利欲之徒耶明帝盍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諶有患言而已反逆未彰而翼已之功詎可忘去其干政行私稍滅抑之可耳何至兄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猜忌濫刑如此欲國之久長得乎人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果孚矣雖豚

魚亦感而化之在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攣如言君

道感通而天下信服固結攣然然後當君之位故

聖人以信易食君子以信易生明帝一食其言其

失如此自諶而論則有以取之矣

十月魏王如委粟山定園丘引諸儒議禮李彪言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按鄭氏說有事于類宮告后稷也類宮郊之學也

考諸禮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

也呼沍水類也然則類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

論類宮非學

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益知頻宮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祥詳案本立事自安其說以為學也。然則頻宮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於之宴。故曰戾止飲酒。或於之出案。故曰匪怒伊教。或於之受俘。故曰虎臣獻馘。或於之慮獄。故曰淑問獻囚。或於之誓師。故曰桓桓于征。而當魯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戎事居其三焉。畧無庠序養育人才之說。其非學也。昭昭著矣。

詔脩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論脩晉陵非急務

正已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疏。禮之序也。反經而失序。政非善政。禮為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禪受之交。逮事之素。而為之脩陵置守。雖曰近厚。然非事之急先務也。與其施恩禮於隔代之晉。曷若惇叙九族。以自蕃其家乎。高武子孫至是尚衆。明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高祖太宗太祖世祖世宗諸子皆盡。向使少推為晉脩陵置守之心。反思強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烈矣。不取與冲烈俱受不死之詔。厥冲烈免。魏不怒為民奉。初魏主以新興公丕陸叡李冲于烈有功。賜以不死。

三年

讀史管見

卷十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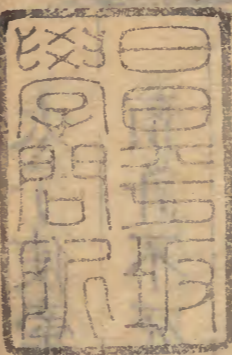
之詔。獻後謀逆伏誅，亦坐免為民。魏主賜冲翹詔曰：獻不反逆，自負幽冥，不關朕也。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人君許其臣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莊公乎？公之為太子在戚也，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良夫謀召亡人輒太子疾懼，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良夫食於公，乘裘甸，兩牡紫衣，狐裘祖，不釋劍而食。

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三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有預許不死之詔。至於鑄鐵為契，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保，是何也？背公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有不公乎？出命而不公，必至於不信。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而君道辱矣。所貴乎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而陷之死，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為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信義不行於後世乎？信義不行於後世，則人君錫臣之丹書鐵券，皆文具而已。故曰：天子無戲言，言為制，令為勅。

不可輕忽也。

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寬政戊午

